

主编◎曹伯植

副主编◎曹彬 孙鸿亮

陕北说书

长篇集（上）

传统曲目选编

曹伯植



延安文史十九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延安文史十九

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长篇集（上）

主 编◎曹伯植

副主编◎曹 彬 孙鸿亮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编委会

主任 樊高林

副主任 高长天

编委 马 晔 李和平 雷增高

郭必选 张玉曙 霍满鹏

杜兴顺 高福华 曹树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3, 长篇集 / 曹伯植编.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0
ISBN 978-7-224-09323-0

I. ①陕… II. ①曹… III. ①陕北说书—曲目—选集
IV. ①J82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53388号



序

中共陕西省常委、延安市委书记 李 希

延安是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中国革命圣地，是国务院首批命名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经过数千年积淀，在延安这块土地上孕育形成了陕北信天游、秧歌、说书、剪纸、农民画和安塞腰鼓等民间艺术。这些原生态文化具有神秘、空灵、沧桑之特点，极富质朴、热烈、豪放之美感，陕北的历史由此可见一斑，中华民族文化的异彩纷呈也因此得以印证。

陕北说书历史悠久，相传源于西周，盛于唐宋，明清时期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秦汉皇宫里所设“稗官”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搜集民间街谈巷语、里弄风俗，并由艺人加工说唱。陕北说书所用“三弦”就是北魏、唐宋时的琵琶演变而来。据《榆林府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陕北说书“韵音飞畅，殊有风情，可及江南之柳敬亭也”。陕北说书短小精悍，演出灵活，随编随唱，不受时间、场地限制，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延安时期开展的新文艺运动中，陕北说书在宣传边区政策、促进“双拥”运动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北说书是陕北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至今仍保持着许多古老、原始的演唱形式和传统曲目，是研究陕北地域文化的“活化



石”。2007年5月，陕北说书被正式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从古至今，陕北说书多以师徒口耳相传。随着老艺人们的相继作古，挖掘、整理和保护陕北说书的任务显得尤为紧迫。令人欣慰的是，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继编印《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之后，现又将曹伯植同志著述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其主编的《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正式出版，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伯植同志长期致力于陕北民间艺术研究，这种笔耕不辍、无私奉献的精神很令人钦佩。我衷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同志投身陕北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之中，努力让陕北的民间艺术像山丹丹花一样，在陕北的沟沟洼洼绚丽开放！

2009年10月

序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刘兰芳

我对陕北说书还是有特殊感情的。2009年5月我和中国曲协的同志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之际，专程去延安，就陕北曲艺，特别是陕北说书的生存状况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调研。在与延安文艺界的专家和民间艺人的座谈和演出活动期间，大家多次提到一个人——曹伯植，都说他是一位陕北说书的创作实践者，有获奖戏曲、曲艺作品几十篇；陕北现在较出名的一些年轻说书艺人和说书艺术家几乎都经过他的辅导；他还是一位陕北说书的理论研究工作者，现有陕北说书方面的专著两部。

我临返北京的那天，他来延安宾馆看我们。延安市文联的同志给我引见时说：“这就是曹伯植先生，是我们延安研究陕北说书和陕北道情的专家。”我一看，此人其貌不扬，秃顶，花白头发，穿一件灰布衬衫，看上去有70多岁。经交谈，方知他比我还小3岁，才60刚出头，显然是操劳过度。我们虽然是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谈，真有相识恨晚之感。

交谈期间，他拿出他将要出版的《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他主编，孙鸿亮、曹彬为副主编的《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等八本书稿的样本，想让



我为这套丛书写个序言或者写几句话。我为他能一下拿出关于陕北说书的这么多书稿而惊讶，同时也为我们曲艺界（他是我们的曲协会员）有像他这样为曲艺献身的同志而感到高兴和骄傲。这些书的出版，对我们曲艺界，尤其是陕北说书方面来说，是一件好事，也是件大事。它将对陕北说书的传承、研究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曹伯植同志几十年来对陕北说书的抢救、保护、挖掘、整理、研究工作全部是自费，没花国家一分钱。他也是工薪阶层，生活捉襟见肘，现在虽说成了一个小小实业家，但他表示，他的钱都要用到文化事业上。这种对陕北说书的执著与热爱是值得我们广大艺术工作者学习的。我作为中国曲协主席为此说两句话那是义不容辞的。然而一看这么多的书稿，我一下根本看不完，况且我手头的工作又多又急，我只好让他把书稿的电子文本发到我们的邮箱里。而且约定，书籍出版后，必须要给曲协留几套。谈话之后，他到机场送我们回北京。

陕北曲艺人才济济，底蕴深厚，特别是陕北说书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中国曲协非常关注陕北说书的发展。这次我们去延安见到了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出版的《全国政协委员——韩起祥说书》，紧接着这套“陕北说书”丛书8本又是由延安市政协文史与学习委员会正式出版，这确实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我作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应该为之而鼓掌，为之而欢呼！

我们的地方曲协应该与地方政府和有关单位加强沟通合作，争取得到他们对曲艺工作的支持，共同推动曲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我们也应该争取像曹伯植同志这样的热心人和实业家加大对陕北说书的扶持保护力度，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加大艺术人才的挖掘和艺术作品的创新力度，奉献更多的陕北说书艺术精品。

是为序。

2009年6月

聊“陕北说书” 道人世真情

——写在曹伯植“陕北说书”系列前面的话

曹谷溪

我明明知道情感脆弱的人心太软，干不成大事。可是，怎么也无法改变这种与生俱来的习性。看书、看电视剧哭鼻子是常有的事情；朋友获了奖，仿佛自己得到了荣誉，更是激动不已。一个爱激动的人，又常常遇到一些令人非常激动的事情。清明节前后，文友海波寄来他刚刚出版的6部大著、4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各1部。正在我惊呼“中国文坛之奇闻”之际，好友曹伯植老弟又打上门来。他说，“陕北说书”系列要出版8部编著。其中有《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曹伯植陕北说书作品选》和5部《陕北说书传统曲目选编》。

“陕北说书”系列不仅填补了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为中华民族非物质优秀文化的保护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情！我知道这是他几十年呕心沥血、艰辛劳作的丰硕成果。

确实，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的出版发行，将是一项更令人欣喜、令人激动、令人震撼的文化工程！

伯植和我商定一起去北京拜会德高望重的文艺老前辈贺敬之，



请他为这套书撰写序文。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和伯植都曾得到贺老许多方面的关心与支持。

2009年4月25日上午9点，在延安通过贺老的秘书联系了约见时间。我们准时按响北京南沙沟贺老家的门铃，柯岩大姐穿着拖鞋为我们开门。我们相互熟知。1985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在京西宾馆与女作家杨沫一起照相、拉话，并签名支持我正在发起的“延安文化艺术基金会”活动。她显然比20多年前苍老了许多。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中询问她的健康状况，她学着我浓重的陕北腔，幽默地说：“病多哩，虱子多了不咬人！”接着便是一串坦然的笑声……然而，她当年的英姿和《总理啊，你在哪里》的优美的诗章，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里。

那天，她知道我们要和贺老说事，一开门便冲着贺老的书房喊：老贺，你的延安客人来了！

贺老是山东人。可是，他向来对延安去的人都非常热情。落座后，我首先转达了延安大学副校长马海平对贺老的问候，并送上延安大学给他的一封请柬。他笑着说：“听说延安的变化很大，我真想再回去看看，医生不容许呀！”一个“回”字，听得人心里火辣辣的。

贺老已是84岁高龄的老人，身体也不甚强壮。可是，记忆力却好得惊人。我向他介绍曹伯植时，他微笑着说：“我和伯植同志也算有些缘分。1982年，文化部在延安召开全国戏剧年会，他领着延川县剧团为年会表演了一台具有浓郁陕北风味的地方小戏，其中有陕北道情小戏《刘拴回头》、秧歌剧《货郎相亲》，还有眉户小戏，年会代表们说是一台好戏。于是，便邀请县剧团到北京演出，并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央领导进行了专场演出。

“当时的伯植，既是剧团团长，也是编剧、作曲和导演，在先后后的交往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1年我去延安，他在延安宾馆送我一盘陕北说书磁带；今天，又送来这么一套‘陕北说书’

系列书稿，实在令人振奋！”

说起陕北说书，顿时勾起了贺老许多美好的回忆。他说：“1940年，我考入延安鲁艺文学系。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陕北农村，深入群众，从带着泥土芬芳的民间艺术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和乳汁。应该说，由我执笔创作的歌词《南泥湾》《翻身道情》，都是用陕北民歌形式进行创作的尝试；我与丁毅执笔创作的大型歌剧《白毛女》，也曾注入了许多民间艺术的元素。”

“1943年，我在延安县川口采风，正巧韩起祥也在那里说书，我记下了他说的许多精彩的段子；不久，我专门邀请他到‘鲁艺’去说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听了他的陕北说书，都连连称赞韩起祥说得好！”

“陕北说书很好，陕北说书就是陕北的叙事诗。是陕北劳苦大众苦难的、爱情的、抗争的史诗！”

在贺老关于陕北说书的议论正在兴头之际，我不失时机地向贺老说明，我们此次来京就是专门请贺老为曹伯植的“陕北说书”系列撰写序文的。

贺老轻抚着厚厚的“陕北说书”系列书稿，深情地说：“首先，我对伯植表示祝贺！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我想了多年，想要做又没做成的一件事情。现在，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了，这是你对文化艺术事业的一大贡献。写了这么多，我很敬佩。”伯植赶快接过话头说：“不敢，不敢！贺老，从年龄上说您是老前辈，您比我父亲大两岁；在文学艺术事业上，您又是大家、名家，您是我们永远的榜样！”

“是啊！”我说，“可是，诋毁者也有。他们脱离历史看人看事，或者出于其他目的，任他去吧！我以为您是人民的诗人，时代的歌手。您的名字和您的诗作，已经和祖国的山河融为一体。在延安宝塔山



的峭崖上,在西安到延安高速公路一侧的大山上,醒目地镌刻着‘几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住宝塔山’。”贺老笑了笑说:“那是他们搞旅游宣传哩!在三门峡、桂林,他们也把我的诗刻出来了。”

“《三门峡梳妆台》和《桂林山水歌》当年我可以倒背如流,现在记不全了。我敢说,这是影响了一代诗风和几代读者的诗歌名作!”

贺老又把话题转到“陕北说书”上。贺老问韩起祥的书出版了没有,伯植说:“韩老的书词还出版了不少,可是还有那么多陕北说书散落民间,为了使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我努力把经典的陕北说书曲目全部整理出版。”贺老接过话头说:“陕北说书好呀,民间有许多艺术天才,陕北说书艺人韩起祥是我的老师,他创作了《刘巧团圆》《张玉兰参加选举》等许多新书,在解放区乃至全国引起很大反响。我曾收集了不少关于陕北说书的资料,想做一些研究,但是我没有做成。你完成了几代人的夙愿,意义重大。本来,我应该为这套书说几句话,可是现在不行了。去年住了一次医院,今年好些,但还有毛病,脑子也不好使了。再也不打算留什么文字性的东西了。很遗憾,这次我不能为你写序了,请你原谅!”

贺老略微停顿了一下说:“为了更隆重地推出伯植的这套“陕北说书”系列,我题写书名,就让谷溪写序吧。”我忙说:“不行,不行。如此重任,我怎敢承担!”贺老说:“怎么不敢承担呢?你几十年来一直为陕北的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而奔波,支持了那么多文学青年,你有资格写,你必须写。”哎呀,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突然想起柯岩大姐说“虱子”的那句话,给别人头上放的虱子放在了自己的头上!

贺老见我犹豫,便鼓励我说:“你写的时候,可以把我的观点和我的话用上,大胆地写,对这件事就应该大力张扬!”

贺老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记下与这位文艺老前辈意重情深的一席谈话,不就是“陕北说书”系列的一篇现成的序文么?

2009年中秋于志丹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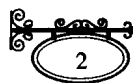
前言

陕北说书曲目浩如烟海，最主要部分是传统长篇书目。过去衡量一个“书匠”的文理深浅，主要看他能说多少长篇本书，谁能在一个大村庄坐下来上个半月二十天的，即被称为“好书匠”。我们在抢救和保护陕北说书曲目时，重点当然还是放在长篇书目方面。

贺敬之先生称陕北说书是陕北的叙事诗，主要指的就是长篇书。它除过有陕北信天游那诗一般的语言美而外，还具有许多艺术方面的特色，如：它在内容上表现人民生活，追求上反映人民的理想，形式上形成了符合最基层群众的审美情趣以及群众欣赏口味的艺术体系。它的艺术风格是鲜明、明快的，艺术特色是丰富多彩的艺术生命是强烈永恒的，艺术感染力是无与伦比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贴近于陕北农民，农民朋友把它视为自己的艺术，他们把陕北说书既当做娱乐形式，又作为自己的精神食粮和教科书。

过去陕北农民没有能力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他们是弱者。他们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在陕北说书中传递理想主义主题的同时，他们的理想可以借此得以慰藉。农民朋友更喜欢说书中那种对





于浪漫主义的追求，就像小孩都喜欢孙悟空一样。陕北说书浪漫色彩的夸张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他们说女人俊能说得你魂不守舍，说女人丑，能说得人恶心发呕，说刮风能搬山填海，说尿床能推州淹县，说侠士打恶霸“一拳一个肉煎饼”……农民朋友听到这些后，好像是把自己压了多年的恶气，在一晚上的听书中扫得荡然无存了。另外，过去大多农民没有条件上学，他们的处世哲学、审美观念、做人准则以及幽默的语言等等，好多是在陕北说书中学来的。一代传一代，直到现在，这种印象在农村仍很深刻。

也许是由于偏爱，我认为陕北说书是我国众多民间艺术中的一朵奇葩。然而我们这次只能先编辑十部长篇曲目成为三册，而且传书的艺人面也较窄，如果有条件我们还将继续挖掘、整理。也望有更多的同仁参与这一工作，使这朵奇葩永不凋谢。

曹伯植

2009年5月



目 录

双头马.....	(1)
代州还愿.....	(150)
杨公案.....	(236)



双 头 马

编者按

《双头马》是一部长篇琵琶书，是延长县琵琶书艺人刘绪旺先生演唱的代表书目，也是我们本次编辑的重点书目之一。然而遗憾的是，当年刘绪旺先生把这部书没说完整，缺少前边的一部分。到我们后边抽出时间再要采录时，刘绪旺先生已于1993年作古

为了使书目完整，我们四处寻访，无人会说这部书。直到2009年才得到可靠信息，刘绪旺的徒弟白旭章先生还健在。我们抱着一线希望，到延长县交口镇新窑科村找到白先生。非常遗憾，2003年农历七月十日，他因脑梗引起半身不遂，已不能再演出，好在他的记忆力还可以。令人所喜的是他会说《双头马》，但不是刘绪旺先生传给他的，是他听别人说的，中间有些情节有出入。

不管怎样，总算可以把这部书配完整。白先生只有抱上琵琶才有说书的感觉，才能把词记起来，我们就让他抱上琵琶，右手拨弦（左手不能按弦），把前半部分说完。

现在只好以刘绪旺先生的版本为基础，再配上白旭章先生的前半部分，作为一部完整书目付印。但有些问题必须向读者说明。

一、第一部分为白旭章演唱，第二部分为刘绪旺演唱。

二、为了尊重艺人们和为研究者提供原始资料，我们将白旭章说的就按白旭章的记录，刘绪旺说的就按刘绪旺的记录，没有做修改，只是对个别错误词句予以纠正。



三、书中不同的地方有：

一是白旭章说，张月桂、张月兰之母杨氏夫人已去世，二女子去庙会替其母还口愿，遇上在朝阁老窦宏，号燕山。窦宏见了二位姑娘爱得死去活来，回家便派家人冯卯请媒婆子搬媒。刘绪旺说，二女子之母杨氏太太没有死；窦阁老派家人宋玉搬媒。二是人名不同：白先生说兵部侍郎叫张天顺；窦宏的家人叫冯卯。刘先生说，张大人叫张天佑，窦宏的家人叫宋玉。三是白说田三元原定八月十五言彩礼，九月二十四来抬亲；刘说是八月初三言彩礼，八月十五来抬亲。

另有张俊功说《双头马》，月桂、月兰二女子因观灯时，引起阁老窦燕山的儿子窦天章的注意，见二女子漂亮，当时抢亲，张府家人陈仙（刘、白说的家人叫陈希）大闹花灯，引起祸端。

四、编者认为，要将书目前后统一，以刘绪旺先生版本为准，将白旭章先生版本中的事件、人物姓名、时间地点稍加调整，与刘绪旺的版本统一即可。

奉劝世人要行端，
不要暗用巧机关。
自古害人如害己，
凡事瞒人难瞒过天。

暗防守机随时过，
积业阴功万古传，
纵然得到万贯银，
一赴阴曹是枉然。

话说几句闲言已罢，带出《双头马》一本，此书故事出在山东，山东省淄川县，城东五里有个田家湾，田家湾有一财东员外名叫田玉，娶妻婆娘刘氏聪明伶俐，有人称她刘贤人，有人称她刘大贤。没生多男并多女，一母所生三条根。女子为大，名叫田秀英，婚配十里路上有个王家寨，秀才先生名叫王朝东。儿子虽小是两条根，大儿叫田玘，小儿叫田班。田玘娶亲白家女子，兄弟田班娶妻姓严。兄弟年长三十多岁，无儿寡女，寡子无后，没生没养。田玘所生一子，这小

子乳名叫如意，大号田三元，给弟兄二人一子开两门。田家为了后人兴旺，两个老子都给他问亲订婚，生父给他订婚唐家女子唐玉姐，他二老子为他订婚崔家女子崔风莲，谁家问的媳妇先生下孙子就是谁家的。田公子七岁上就南学念书，今年一十六岁。今年要娶妻，要知后事如何，听我道来——

家住山东淄川县，
城东五里有个田家湾，
有个员外叫田玉，
他娶婆娘是刘大贤。
没生多男并多女，
所生儿女三条根。
女子为大田秀英，
十里路上有门亲。
婚配就在王家寨，
有个秀才先生叫王朝东，
田秀英许给王朝东，
许给秀才成了婚。
儿子虽小两条根，
田玘田班二弟兄，
田玘为大班为小。
弟兄年长三十多龄，
田玘娶妻白家的女，
田班娶妻本姓严。
没生多男并多女，
田玘生了一孩童，
给弟兄二人开了两门。
田家为了后人旺，
两个老子给娶婆娘。

大老子给娶的唐玉姐，
二老子给娶的崔风莲，
谁家娶得婆娘生下孩童就是谁家的孙。
田公子七岁上南学把书念，
一十三岁出了学门。
今年年长十六岁，
九月里要娶双双亲。
田玘田班便开言，
连叫手下的小家人。
寻上一个八卦老先生，
把迎人的日子要订得真。
哪一个日子言彩礼，
哪一个日子好迎人。
手下的家人没慢行，
忙忙走过田家的门。
访一访、问一问，
寻了一个八卦老先生。
掐掐算算多一阵，
他把迎人的日子看得真，
八月十五言彩礼，
九月二十四要迎人。
扭转头，趔转身，

